



作品集

第二辑

烈火女寻梦

Liehuonv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烈火女;寻梦/卫斯理著.

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12

(卫斯理作品集,第2辑)

ISBN 7-80128-390-2

I. ①烈... ②寻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917 号

京图字:01—2003—1180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雯

策 划/嘉雯

装帧设计/嘉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b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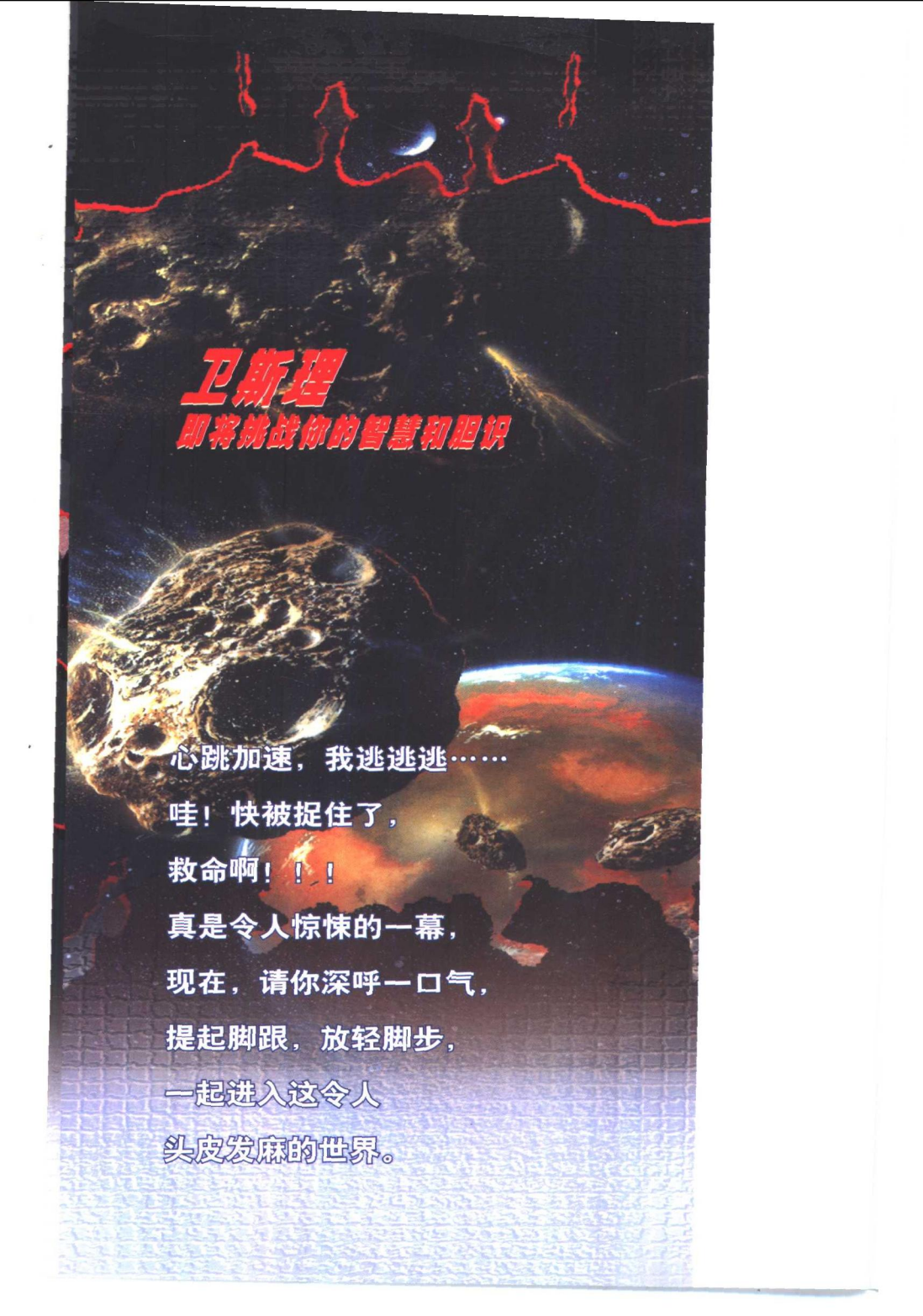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

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23元(全19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
之白毁之斯种
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二迷真盗命猴探飞
丛理菌密
卫斯真真空
少年第
钻地妖蓝蜂奇透明心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
石底血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月亮年睛锁险爱神
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月亮年睛锁险爱神
人
人
人

第二辑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星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
杀离阴
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
自幽快天
者使
罪天害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犯暗死间火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
第一部 野鬼上身的荡漾余波

以往，每当一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都会有松一口气的感觉——再曲折离奇不可思议的事，总算告一段落了。

可是这次，在知道了整个人类的历史，竟是一出荒诞奇情的“电影”，而全人类都在努力演出，一直演到照剧本写好的结局为止时，心中总抹不去那份浓重的不快。

记得有人说过：每个人的一生，都是一个写好了的剧本，只不过不知道下一场会有什么变化而已。如今看来，这种说法，并不全面。不但是每一个人，而是整个人类都在一个写好了的剧本之中。

连日来，心中总有些放不下、牵挂、忐忑不安之感，我努力想把这种不安归到是由于陶格临终时的那番话所带来的。

可是从开始起，我就知道，我是在自己骗自己。

那么，令我不安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
是牵挂着在蓝家峒的白素和红绫，这两个人是我最亲的亲人，我自然应该牵挂她们。而且，白素和红绫，母女之间，又出现了如此难以调和的矛盾，白素又声言，她会采取一些行动，而又不让我知道。

这已是令我担心的最大理由了。

但是，我知道，并不是为了白素和红绫。

我知道是为了什么，可是一开始我不愿承认。我不断告诉自己：那是自己太敏感了，第六感也靠不住，就算真有什么怪异的事发生，也不关我的事，等等。

可是压在我心头的阴影，却越来越扩大，大到了我不能再自欺了。

使我不安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说出来，各位或者会不相信，认为我是小题大作。





使我连日来不安，竭力避免去想而又时时想起，甚至一闭上眼，就会有具体形象出现的是陈安安那个阴险奸诈之极的神情。

我从苗疆回来之后，在陶格的口中，知道“另有一个记忆组进入了陈安安的脑部”。人的记忆组，就是鬼魂，也就是说，有一个鬼魂，进入了陈安安的脑部——陈安安被鬼魂上了身。

被鬼魂上身之后的陈安安，在外观看来，自然是百分之百的陈安安，就算是她的身体，切成一百万片，放在六千倍的电子显微镜下去检查，她仍然还是陈安安。

但是，她已根本不是陈安安了——这一点，绝不是实用科学可以证明的。而我确切相信：一个小女孩，决不能运用她面部的肌肉使之现出如此一个阴险奸诈、令人一见就不寒而栗的神情。

我不是没有见过奸诈凶险的人，相反地，见过许多，再大奸大恶的人我都见过，可是那个出现在小女孩脸上的神情，却给我极深刻的印象，不但难以忘记，而且使我不安。

那个神情，具有极大的震撼力，其可怕的程度，很难在其他人脸找到比较。那属于地狱的、魔鬼的邪恶之极的力量，我实在难以用文字来作确切的说明——那能令我当时战栗，事后不安，其可怕程度，可想而知。

所以，我曾把温宝裕找来，问他当时的情形。温宝裕一贯地嘻嘻哈哈，可是他看到我神色凝重，一副大祸将临的神态，他也不禁骇然：“有什么不对？”

我想着：“该如何开始问呢？”

想了一会，我才道：“在我来之前多久，那个鬼上了陈安安的身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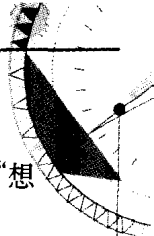
温宝裕略想了一想：“两小时左右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当时的情形——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处？”

温宝裕且不回答，望了我片刻，才道：“别追究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这件事已经结束了，那小女孩回到了父母的身边，皆大欢喜了。”

我厉声道：“别自欺欺人了，你我都知道你送回去的不是陈安安。”

温宝裕强辩：“我从学校带走的，也不是陈安安。”我用力一挥手：“那时，你并不知道她是唐娜，现在你知道她是谁吗？”



温宝裕骇然：“是谁？你有了什么线索？”

我什么线索也没有，也不愿意把我心中的不安说出来，我道：“想想那两小时中发生的一切，那才是重要的线索。”

温宝裕哭丧着脸：“不管是谁，请别赶走那个鬼。不见得再有鬼肯从做小女孩开始——做小女孩是一件极无趣的事。”

我有点恼怒：“现在又不是你的责任了，你怕什么？”

温宝裕急得几乎哭了出来：“要是陈安安再变成植物人，我妈会逼我娶她为妻，那是我老妈答应过人家的。你说是不是关我的事？”

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也很同情他的处境，心想难怪这小子拉在篮里就是菜，不管是什么鬼，背上陈安安的身，他都欢迎之至。

我想了片刻：“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鬼，或者说，当那个鬼是人的时候，那是什么人。”

温宝裕道：“你不是问过她吗？”

我一扬眉：“你也在场，知道她是怎么回答的。”

温宝裕记得，回答是：“我是陈安安。”

温宝裕望向我：“这……是不是说明，这……鬼很狡猾？不是……善类？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温宝裕这小子的领悟力颇高，他一下子就想到了我追问他的原因。

他来回走了几步，才叹了一声：“当时，我病急乱投医，只想有鬼魂肯进入她的脑部，可没想到其他。”

我道：“我不是怪你，只想你回忆一下鬼上身之后的情形。”

温宝裕这时，已经完全知道我目的何在了，所以他十分认真地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招魂，只是根据你的理论行事——”

我不等他说完，就“呸”地一声：“我哪里有什么招魂引鬼的理论？”

温宝裕眨着眼：“你有。你的理论是，鬼魂无所不在，一旦和人的脑部发生作用，就见到了鬼。”

我没好气：“那不是招魂的理论。”

温宝裕总有他的理由：“道理上是一样的，我集中力量，想令自己



的脑部和过往的鬼魂发生关系，或许是我十分诚心，不断在想着要一个鬼魂进入陈安安的脑部，所以才有了结果。”

这时，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所以暂时没有出声，而温宝裕接下来的话，则回应了我正想到的问题。

温宝裕道：“陈安安的脑部情形，可能相当特别——特别能容纳鬼魂的进入，唐娜和那个……鬼，进入陈安安的脑部，似乎都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，温宝裕道：“我正在集中精神，把我的思想，用脑电波的方式，不断放射出去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有结果。忽然，我觉得有人在拉我的衣袖——我竟入神到了连有人到了我身边都不知道。我睁开眼来，就看到安安站在我的面前，拉我衣袖的正是她。”

我十分紧张，连忙问：“你才一看到她时，她脸上是什么神情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她睁大眼望着我，没有什么特别，所以我当她是唐娜回来了。”

请注意，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，其实和“烈火女”这个故事，一点关系也没有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。而“烈火女”这个故事，一看名目，就可以知道还是和苗疆有关的，属于“探险”、“继续探险”的延续——苗疆中的一些谜团解开了，但还有更多的谜团在困扰着人。

而温宝裕招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鬼，上了陈安安的身，是“圈套”这个故事结束时发生的事，这个故事既是承接着“圈套”的，就有必要先说一说。

当然，还有主要的原因，是由于这件事，一直令我不安，想先看清楚一些。

当时，温宝裕一见这等情形，自然大喜欲狂，他失声叫：“唐娜，你回来了？”

小女孩眨着眼，反问：“我叫唐娜？”

这一问，机灵的温宝裕，立刻就就知道，那不是唐娜回来了，一时之间，他还不敢相信他的“招魂”行动，已然有了成绩。

事实上，究竟是由于温宝裕的招魂行动，还是由于陈安安脑部组织特别容易“引鬼上身”，根本无从查考。总之，这时温宝裕认定自己

成功了，他呆了一会，知道有鬼上了陈安安的身，所以他疾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小女孩的反应快绝：“我是谁？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侯，向温宝裕眨了眨眼，用意十分明显：“我的情形，你我心照，你得告诉我‘我是谁’。”

温宝裕吸了一口气，在那时侯，他不是没感到事情的怪异的，但是可以摆脱干系的喜悦，却盖过了一切，所以，他立时道：“你叫陈安安，是一个小女孩，有一个十分美满的家庭——”

他把陈安安的一切，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，然后又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小女孩回答他的问题，像后来她回答我的问题一样：“我是陈安安。”

接下来，只有她问温宝裕，没有温宝裕问她——温宝裕在耍手段方面，显然远不如这个不明来历的野鬼，在陈安安的口中，什么也问不出来。而温宝裕却把所知的一切全告诉了她。

接着，我出现了。

一直到温宝裕把陈安安交还给陈氏夫妇，都没有什么异样。看来那野鬼在努力演他的陈安安这个角色。

陈氏夫妇自然高兴之极，但不再责怪温宝裕，而且着实亲热。陈太太抓住温宝裕的手，说了好几车的话，使温宝裕感到“如同泡在粪坑之中”。

温宝裕问我：“你在担心什么？”

我据实的答：“不知道——不过，我想去看她一次，陈氏夫妇和你既然有好感，你和我一起去。”

温宝裕义无反顾，一拍胸口就答应了。

于是，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就造访陈府。

机会极好，陈氏夫妇正急于外出，接待了我们之后，他们就告辞。于是，在小小的花园之中，就只剩下了三个人：我、温宝裕、陈安安。那其实只是一幅小小的空地，不能称之为“花园”——但陈氏夫妇却是这样称呼那空地的。空地上并无花木，却有秋千、滑梯、转轮等种游戏的设备，自然都是为安安而设的。

我感到那时的处境，有一种莫名的奇异气氛——单是看我们这



三个人的组合，已经够怪的了。陈安安不断在玩着转轮，我向温宝裕施了一个眼色，温宝裕走过去，阻止了转轮的转动。

陈安安十分平静，甚至在我沉着脸向她走过去的时候，她也没有丝毫惊惶的神情。我来到了她的身前，开门见山地道：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的。”

她眨着眼，神情天真，看来那野鬼已经完全“进入角色”了，她道：“安安乖，爸爸说安安乖，妈妈说安安乖，人人也说安安乖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她的话，乍一听来，全是孩子话，可是想深一层，却大有文章——她的话，强烈地暗示我不必多事，她会乖乖。

我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大家都说你乖，只要你肯告诉我，你是什么……我也说你乖。”

本来，应该问她“你是什么人”的，但是这个“人”字，显然不适合，所以只好含糊其词。而她居然也就装作听不懂我的话。

温宝裕出马：“你是我招来的，你究竟是什么样的鬼魂，说了，解除了我们心中的疑惑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互不干犯。若是你不说，你也该知道卫斯理是什么人，上了天入地，哪怕追究到十层阎王殿去，也要找出答案来，你何不爽快一些？”

温宝裕竟然用这样的“江湖口吻”和一个鬼魂谈判，真令我啼笑皆非。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温宝裕的话十分直接，应该有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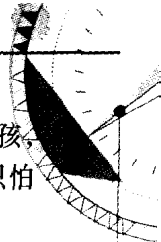
这番话叫我说，我是说不出来的，也亏得和温宝裕一起来。

在温宝裕说的时候，陈安安曾有一刹间的沉思，但是她随即又回复了她的“天真”，睁大了眼，笑嘻嘻地望着温宝裕，像是一点也听不懂温宝裕的话。

温宝裕有点恼怒：“不需要我再重复一遍了吧？”

陈安安笑了起来，这一次，温宝裕都感觉到了，陈安安稚气的脸上，笑容奸诈之极，奸到了令人寒毛凛凛。她笑了一下之后，作了一个鬼脸，陡然奔了开去，攀上了滑梯的楼梯，到了顶点，她叫：“来滑滑梯，来滑滑梯。不滑滑梯，就玩跷跷板；不玩跷跷板，就荡秋千。”她叫着，一滑而下，又奔向秋千去，跳上去就荡，越荡越高，大呼小叫。不一会，就有保母奔了过来，叫：“安安，小心。安安，小心。”

看到了这等情形，我和温宝裕面面相觑——我们两人再足智多



谋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别说面对的是一个小女孩，就算是一个壮汉，难道对他拳打脚踢，严刑逼供。就算向他施刑，只怕盘踞在脑部的野鬼，也不会感到疼痛。

温宝裕走过去，在陈安安荡回来的时候，一下子拉住了铁链，盯着陈安安，一字一顿：“刚才的那番话，你想清楚了，我们还会再来找你。”

温宝裕一松手，陈安安跳了下来，奔向保母，我向温宝裕一施眼色，迅速离去。

温宝裕恨恨地道：“常言道老奸巨滑，上了安安身的一定是一个老鬼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希望他难得又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，会好好珍惜。”

温宝裕想了一想：“我会不断留意她，就算我自己没有空，也会托人留意他。”

我感叹：“鬼神太不可测，所以，就算笃信有鬼神的存在，也不必去接触他们。”

温宝裕有点不以为然的神情，但是他却没有出声，他呆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也可以主动做点事，例如请著名的灵媒来对付他……不过，暂时也不必采取什么行动……要是那鬼魂走了，也……讨厌得很。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，他缩了缩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我问：“你鬼头鬼脑，想说什么？”

温宝裕大笑：“常说人鬼头鬼脑，陈安安现在的情形，才真是鬼头鬼脑。”

我心中的不安，非但没有减轻，而且还加甚了，所以我很烦躁：“一点也不好笑。”

温宝裕仍然笑着：“在苗疆，有没有见到蓝丝？”

我摇头：“没有，她学降头期满，就可以自由活动。你只要过得了令堂这一关，就可以和她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，你们好在年轻，来日方长。”

因为我和白素之间，出现了意料不及的隔膜，所以我的话，不免





有点感慨。

温宝裕却因为我的话而悠然神往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陡然转了话题：“这次我在大屋中躲了那么久，还顶了一个拐带小女孩的罪名，可是我妈并没有责怪我，铁天音有点门道，他的饰词强而有力。”

他忽然“顾左右而言他”，可是我还是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铁天音说温宝裕暂不出现的饰词是大富豪陶启泉把他留下了，他如今忽然特地提了出来，用意还不是再明白不过吗？

我笑着，瞅着他：“可是想蓝丝和陶老大之间，找点什么关系？”

温宝裕直跳了起来，叫“乖乖不得了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，还好我从来也没打算过骗你。”我“呸”地一声：“是谁向我说过，人人都有权保留私人的秘密？”

他一摊手：“并不矛盾，我只是保留了一些事不说，不是捏造一些事实来骗你。”

我挥了挥手，心中也不禁佩服温宝裕这个提议，真是好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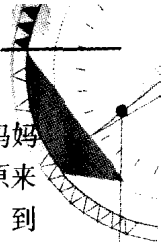
本来，温宝裕和蓝丝之间的恋情，决无可能过他母亲那一关。温妈妈曾见过蓝丝一次，一见就昏了过去，醒过之后，还以为是一时眼花，见到了不知什么妖魔鬼怪，事后烧香拜佛，忙了好一阵子，才算是定下神来。

若是她知道了她的小宝居然和这样的妖魔鬼怪已经是山盟海誓，至死不渝，那只怕立即就会中风，口喷白沫，死于非命。我也曾私下问过蓝丝，以她的降头术之精通，是不是能使温妈妈心回意转，接受她和温宝裕相恋的事实。因为我曾目睹，红绫在初到蓝家峒时，对蓝丝似大有敌意，可是后来蓝丝略施小技，红绫和她就亲热无比了。

蓝丝十分认真地想了好久，才摇头：“不能。”我追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不能？你会落降头，应该轻而易举。”

蓝丝仍然摇头：“我不知道何以不能，降头术没有道理可说，总之不能。”蓝丝可以肯定，不是不想过温妈妈这一关，但是她说不能，别人更无法可想了。

可是这时，却又有了转机——若是蓝丝一亮相（只要她不穿短裙



短裤)，身分是大富豪陶氏集团主席的干女儿或是什么的，在温妈妈的眼中看来，自然是既美丽又高不可攀；隔上些时，再让她知道原来公主一样的小美人，是她小宝的恋人，只怕她高兴得梦里也会笑。到时，有人若是想拆散他们，温妈妈也会奋起拼命。

所以我点头：“好计，陶启泉有一个干女儿是女巫之王，不在乎再多一个是降头之后。”

温宝裕听得我这样说，大喜若狂，向我指了一指，意思是要我去说项。

我心想，这是小事一桩，以陶启泉和我的交情而论，自然一说就会答应。

所以我道：“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温宝裕大是兴奋，我和陶启泉联络，陶启泉表示欢迎，约好了时间，在他的豪华会客室中见面，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听得陶启泉啧啧称奇，连连道：“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卫，听说你找回了早年神秘失踪的女儿，大喜。”

我苦笑：“在苗疆变成了野人，头痛的事在后面。”

陶启泉指着温宝裕：“你那个小苗女，是顺河淌下来，被蓝家峒的苗人发现的，你难道不想弄清楚她的真正来历？”

温宝裕笑，他生性豁达，并不在乎：“反正一样是苗人，无所谓，而且，想弄也弄不清楚。”

陶启泉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：“我看她会设法弄清她自己的来历，好，一言为定，我收她做干女儿，可以说她是亚洲一个小国的公主，或者是皇室人员，总之大有身分，这一点，我替你去安排。”

以陶启泉的财势，要替蓝丝安排一个高贵的身分，自然易如反掌。

一件最棘手的事，竟然得到了解决，很令人高兴。



第二部 大家都不见了！

回到住所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良辰、美景赫然在客厅之中，正在和老蔡闲谈，她们的话，老蔡可能半句也没有听懂，但是老蔡听得津津有味，那是由于她们两人说话的神态实在讨人欢喜——她们说的是什么，反倒不重要了。

两人一见我，就叫嚷了起来：“真正岂有此理，红绫妹子找回来了，也不告诉我们，要不是白姐姐和我们联络，还不知道哩。”

说着，两人一起鼓起了嘴，我好没气：“先别姐姐妹子地乱叫——她还对你们说了些什么？”

良辰、美景很高兴：“请我们到苗疆去玩。”

我皱起了眉，白素曾说过要良辰、美景去看牢红绫，我立刻反对，谁知道她还是想进行。

我沉声道：“别去。你们想旅行的话，另有目的地可去，有人最近自称是李闯王的后代，和你们家的祖上，大有关系，可以去攀攀交情。”被我这一番话，说得良辰、美景拉长了脸，兴致索然。看到她们忽然由兴高采烈到闷闷不乐，我也不禁心软，我问她们道：“要先听听红绫的故事？”

她们仍然抿着嘴：“早就知道了。”

我笑：“有一些你们是不知道的，来，先来看录影带，一边看，一边说。”

所谓录影带，自然就是白素带回来的那一百多卷。我把有趣的部分拣出来，和良辰、美景一起看。有趣的部分之中，包括了红绫完全不依章法写那个“猫”字在内。

良辰、美景的感觉十分敏锐，看了不多久，她们就道：“红绫有野人的性格，不喜欢受拘束。”

在这方面，我有点“老奸巨滑”，我早已料到她们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所以立即道：“白素要你们到苗疆去，加强对红绫的管束，我反对。”

接着，我又把我和白素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形，对她们说了——要取得青少年人的信任和合作，最直接的方法是先信任他们，把他们当成年人一样商量讨论。

良辰、美景的年龄和红绫相仿，虽然她们在一个严刻得难以想像的环境中长大（不是环境如此严酷，她们的天资再好，也不能练成这样的绝世轻功，天知道她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刻苦努力，才会有这样的成就。），但是人的天性不会泯灭，人的本性，都喜欢自由自在，没有什么人喜欢被束缚。

所以我可以肯定，她们的同情心，必然放在红绫这一边。果然，她们又道：“白姐姐太性急了，看，红绫多可爱，那才真正是浑然天成，不属于人间。”

她们对红绫的评语，正合我心，红绫由于她特殊的遭遇，可以超然物外，脱出人类自古以来无法摆脱的圈套，那是无人能及的。

我随即道：“你们会不会去接受监管她的任务？”

良辰、美景沉默了半晌，她们在认真思索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们还是要到苗疆去，但不会监管她，就算白姐姐要我们做，也不会答应。我们会和她一起玩，要她和我们在一起，觉得比和猴子在一起好玩。”

我并不怀疑良辰、美景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可还是叹了一口气：“那又怎样，你们总不能一辈子陪着她。”

良辰、美景道：“她根本不必我们陪，她独立之至。我们只不过会和她成为好朋友，好朋友也不一定要一辈子粘在一起的。”

我沉吟不语，良辰、美景又道：“我们去和红绫作伴，也会使白姐明白，她太性急了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拜托。拜托。”

我这样一说，良辰、美景就知道我已同意她们到苗疆去了，两人欢呼一声，穿花蝴蝶也似地乱窜了一阵，我暗中把她们的身法和那一对银猿相比较，还真难发现谁更快捷灵活一些。



我又和她们说了许多关于苗疆的情形，几十年前的往事，听得她们津津有味，两人的注意焦点一致（她们根本是一个人），一再问：“那苗疆傜人的精神领袖——烈火女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不知道，现在已经根本没有烈火女了，无从查考。”

她们追问下去：“三年一度的烈火女转换仪式，既神秘又残酷，你没有追查下去？”

我再一次表示：“根本无从查考了。”

两人锲而不舍：“不行，不行。还有太多的疑团，都没有答案，白姐姐的妈妈上哪儿去了？还是遭到了极意外的突变？不然，她没有理由抛下连话都不会说的红绫。会不会那宇宙飞船——”

她们叽叽呱呱，不断地说着。这些疑问，我都是想到过的，也知道白素留在苗疆，八成是为了红绫，也有两成是为了想弄清楚那些谜团。谜团还包括了白素的二姨，和那位陪她进苗疆的壮士的下落。

我不是不想把这些事弄个水落石出，但是实在不知如何着手才好。

这时，良辰、美景说个不停，我一挥手打断了她们的话头：“或许这些谜团，都要等你们去解开。”

我这样说，分明大有讥刺之意，她们却浑然不觉：“好啊，到了苗疆，正可以相机行事。”

接着，她们竟不理睬我，迳自讨论起来。

她们两人讨论问题的方式，也十分特别，根本两人的意见相同，不是讨论，而是把她们所想到的，一人一句，或是一人半句说出来而已。

她们的初步意见是：“人的身体，不会无缘无故起火，一定有神秘的力量在操纵。”

她们又认为：“宇宙飞船一定是那一带苗疆的常客，千山万壑隐秘非常，正是外星来客在地球建立基地的好所在。事实上，已经可以证明有一个外星人的基地在苗疆——金月亮和杜令医生的那个，两者之间，说不定大有联系。”

说了之后，她们又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，所以解释：“至少他们全是外星人，总也算有关系。”

我对她们的讨论，也很有兴趣，提醒她们：“那艘宇宙飞船中的外星人会‘飞’，而且速度极高，你们到了苗疆，不妨向苗人多多搜集这方面的资料，不过，你们先得学会苗语才好。”

她们笑了起来：“连温宝裕都学得会，我们又有何难哉？”

话才出口，我听得有人叫：“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？”

声随人到，却不是温宝裕是谁？我才和他分手，他又来了，可知他有事故。果然，他一进来，就向我眨了眨眼，可是随即又和良辰、美景唇枪舌剑起来。

三言两语之间，温宝裕就弄明白了良辰、美景即将到蓝家峒去，他现在羡慕之至的神情，长叹一声：“那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！”

良辰、美景故意撩拨他：“喂，你这未来的蓝家峒女婿，何不和我们一起去，尽一尽地主之谊？”

温宝裕知道她们的意思，苦于无法反击，所以闷了半晌，这才忽然对我道：“离开之后，我越想越不对，所以又打了一个电话给那野鬼，警告他别作祟，不然，我温天师和卫天师，都不会放过他，管教他永世不得超生。”

温宝裕的这番话，我自然是明白的，那是有关一个灵魂进入了陈安安脑际的事。可是对于良辰、美景来说，却是突兀之极。而且这一番话，也十分引人入胜，对付“野鬼”，而居然可以“打电话”去警告，岂非是奇哉怪也之至？

温宝裕又道：“是不是你也该打个电话，去警告那野鬼一下？”

他看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我的，我摇头道：“不必了，我想我已警告过他了。”

这时，良辰、美景一副心痒难熬的样子，急于想知道究竟。可是她们又明知不能问，一问，必然被温宝裕为难，所以一时之间，四只圆溜溜的眼睛，骨碌碌转之不已，好看之极。

我看了这等情形，笑道：“那是另外一桩奇事，现在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，先讲给你们听也不妨。”

良辰、美景齐声道谢，都拿老大白眼去翻温宝裕。温宝裕笑：“我是这件事的主角，有许多细节问题，连卫斯理都不知道。”

正在闹着，电话响起，我按下了通话掣，先是几秒钟的“嗡嗡”声。

